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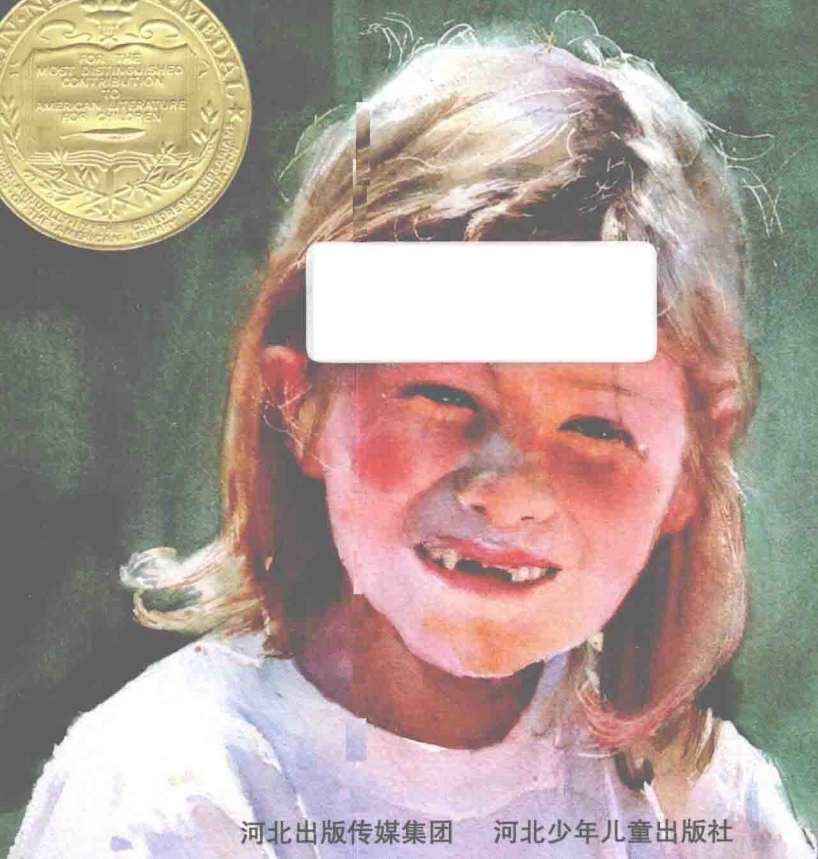


欧美当代经典文库

黛西之歌

[美] 辛西娅·沃格/著

周照宇/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黛西之歌

[美] 辛西娅·沃格/著
周照宇/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黛西之歌 / (美) 沃格著; 周照宇译. -- 石家庄: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11
(欧美当代经典文库)
ISBN 978-7-5376-7376-1

I. ①黛… II. ①沃… ②周… III. ①儿童文学-中
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2978号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11 by King-in Culture (Beijing) Co., Ltd.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copyright © DICEY'S SONG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henuem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Children's Publishing Divi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冀图登字 03-2014-055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由北斗耕林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取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黛西之歌

著 者 [美] 辛西娅·沃格

译 者 周照宇

策划监制 敖 德

责任编辑 张 昕

特约编辑 火棘果子 徐岱楠 续 超 李困困

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050051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25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6-7376-1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序

刘绪源

这套“欧美当代经典文库”规模相当大，共有五十来种。时间跨度也不小，几位 19 世纪末出生的作者也被收入囊中——可见这里的“当代”是用以区别于“古代”的概念，它包含了通常意义上的“近代”和“现代”。这样一套书的启动与陆续出版，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将近二十年前，在我的理论书稿《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付印出版的时候，就曾暗想，如果有一套内容丰富多彩的世界儿童文学的翻译作品集能同时问世，如果读者在读这本理论书时，可以不断从译作中找到相关的作品及体验，那该有多好！当时这话是不敢和人说的，因为拙著还没受到读者和时间的检验，是否站得住脚，实在毫无把握。现在，虽然书已印了三版，但仍须接受读者和时间的检验，仍不敢肯定它是否站得住，而我还是渴望有一套大型翻译作品集可与之对读。不是说要用作品来证明理论的正确，而是可以通过这样的

书引发更多读者、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同思考。这样思考的结果，可能恰恰证明了拙著的不正确或不严密，而这更为喜人——这不就使理论得到突破，使认识得到了推进吗？中国从来就有“左图右史”之说，这可指图与史的对读，也可引申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补，阅读作品与理论思考的互参。所以，借此重提我的一些粗浅的思考，无非就是抛砖引玉的意思。

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我把儿童文学大致分为“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与“自然的母题”，这样就可发现，各个种类的、差异极大的儿童文学作品，其实是具有同等合法性的，它们会从不同角度帮助不同年龄的儿童获取审美感受，体验世界和人生，并得到文学的乐趣。而此前，我们的眼光是非常局限的，不习惯于将各类作品尽收眼底，因而常有人理直气壮地排斥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创作。这里，“爱的母题”体现了成人对儿童的视角，“顽童的母题”体现了儿童对成人的视角，“自然的母题”则是儿童与成人共同的面向无限广阔的大自然的视角。在“爱的母题”中又分出“母爱型”与“父爱型”两类，前者是指那些对于幼儿的温馨的爱的传递，如《白雪公主》《睡美人》《小红帽》等早期童话都属此类，从这里找不到多少教育性，甚至故事编得也不严密，但世代流传，广受欢迎，各国的母亲和儿童都喜欢；后者则是指那些相对较为严肃的儿童文学，它们要帮助孩子逐步认识体验真实的世

界和严峻的人生，所谓“教育性”更多地体现在这类作品中。但真正好的“父爱型”作品也必须是审美的，它们让儿童在审美中自然地引发对自己人生的思考，而不应有说教的成分——它们仍应像上好的水果，而不应像治病的药。

我欣喜地看到，在这套大书中，“三大母题”都有丰满的体现，一眼望去，满目灿烂，应接不暇。这里既有《小熊温尼·菩》《哎呀疼医生》《风先生和雨太太》《蜜蜂玛雅历险记》《小袋鼠和他的朋友们》等“母爱型”作品，也有《表》《野丫头凯蒂》《疯狂麦基》《老人与海》等“父爱型”作品；更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小飞侠》《马戏小子》《傻瓜城》《列那狐》等顽童型作品；还有《黎达动物故事集》《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狗狗日记》等合于“自然母题”的佳作。有些作品可以说是不同母题的结合，如翻译家李士勋先生新译的《魑蝠小子》四部曲，细致生动地刻画了吸血蝙蝠的特性，却又加入了合理地改造这种动物的构思和设想，这就在“自然的母题”基础上添入了“父爱型”的内容，使其具有了一点儿近乎“科幻”的成分，这是很有趣的文学现象。细读这套书中的各类作品，一定会有更多更新鲜的发现。这是很令人期待的。

这套书中有很多是旧译新版，如鲁迅先生的《表》，赵元任先生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郑振铎先生的《列那狐》，顾均正先生的《风先生和雨太太》等，有的问世已整整九十年。许多译本我小时候看过，现在重看，仍觉

魅力无边。一个译本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堪称奇迹，这也许只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才会出现。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古今中外的童心，是无远弗界，处处相通的。这套大书中收入的大量精彩新译也让人百读不厌，它们既吸引尚不识字的幼童，也会使八十岁的老人为之着迷。刚刚译毕的德国作家邦瑟尔斯的《蜜蜂玛雅历险记》，初版于1912年，距今已一百多年了，在德国和世界各地，三岁的孩子入睡前常会要父母给他们念一段这个小蜜蜂的故事；可是据熟悉此书的朋友介绍，爱读这本童话的成年人，一点儿不比儿童少。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本来不是给孩子写的，现在奉献给少年读者，同样非常合适。肖毛先生重译的西顿的动物小说合集《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一直被当作儿童文学精品印行，但它其实也是写给成人看的。这说明了什么？我以为，这恰好证明了一点：真正第一流的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喜欢，成人也喜欢的；它们在儿童文学里是一流精品，拿到成人文学里去比一下，毫无疑问，应该还是一流！如果一部作品孩子看着喜欢，成人一看就觉得虚假造作粗劣无趣，它的价值就十分可疑。同样，一部作品在儿童文学领域听到了一点儿好话，拿到成人文学中去一比就显得水平低下，如还要说这是精品，就很难服人。当然这里要排除成人的一些偏见，比如儿童书一定要“有用”，要能马上帮助孩子改正缺点，等等，就都属于不合理的要求。排除了这些久已有之的偏

见，成人的艺术修养、审美能力、辨别能力等，肯定都在孩子之上。所以请成人在替孩子买书时自己也读一读，这是有道理的，也有益于成人和孩子间的交流。本丛书中的大部分作品，正是那种孩子喜欢、成人也喜欢的精品。

还有一点需要补说的，是为什么在完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时，我想到的可与之对读的是一套优秀翻译作品集，而不是一套中国原创作品集？那是因为，当年（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还不足以证明儿童文学的确存在这样三大母题，它们应具有同样的合法性。如前所说，那时强调更多的恰恰还是“有用”，即有“教育意义”——这些作品中的佼佼者或可归入“父爱型”的母题中去，但儿童文学怎能只有这“半个母题”？这不太单调了吗？所以我才会投入这样的研究。我研究中所参照的，正是全世界的我所能看到的最好的儿童文学。现在，中国儿童文学已有长足的发展，但阅读和参照最优秀的世界儿童文学精品，仍是我们的必修课，并且是终身必修的美好课程。对于儿童读者来说，大量的优秀译作更是他们所渴望和急需的。现在评论界和出版界似有一种倾向，即为保护和推动国内作家的创作，总想能限制一下对外国作品的引进，以便将地盘留给本土作品。我以为这是很没志气的想法。当年鲁迅先生极端重视翻译，他甚至认为翻译比创作还重要，他把好的译者比作古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窃火”的普罗米修斯，有了火种，人类才会发展到

今天。这一比喻在儿童文学界也同样适用。举例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如果没有任溶溶先生一气译出八种林格伦的“顽童型”作品（包括《长袜子皮皮》《小飞人》等），中国儿童文学会那么快地发展到今天吗？所以，到了今天，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仍需向世界一流作品看齐，我们的佳作还不够多，问题仍然不少。因此，鲁迅的比喻仍没过时。世界各国最好的儿童文学无疑是我们亟须引进的优秀文化，只有当本土文化与这样的优秀文化有了充分的交融和碰撞，本土文化才会得以大幅提升（发展和变革总是离不开交融的）。如果把国外的优秀文化关在门外，以此保护本土文化，那本土文化反而不可能发展——“闭关锁国”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陌生的词汇，类似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所以，为了中国一代一代的孩子，也为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今天和明天，必须有更多的翻译家和出版家，把眼光投向最好的儿童文学，不管它们出于哪个国度，我们都应尽快地“拿来”。我愿把最美的花朵献给这样的翻译家和出版家们！

2013年4月28日写于北京远望楼

楔 子

这是怎样的一个夏天啊，黛西想，但对于某些事而言，今天尤其特别。她独自站在巨大而陈旧的谷仓里，在一片月光中审视着靠在锯木架上的帆船。它看起来就像是众多影子中更深的一块。在她身后，风拂过水面，带来了淡淡的盐味和浓郁的潮湿的沼泽气息。

你绝不会知道路在哪里结束，你只知道路终究会结束，黛西想。微风在她耳边缭绕。路和不停流动的水不一样，和远在天边的星辰不一样——星辰在几百万年前就发出那道光，现在它们已经在燃烧着发出新的亮光了。月亮也是，月亮会膨胀，变小，然后变黑又膨胀。但是提乐曼一家人在路上旅行已经结束了。黛西的路，詹姆斯的路，美贝斯的路，还有萨米的路，都在这里结束了。提乐曼一家人的路撞到了外婆的房子，然后他们都跌了进去——黛西忍不住笑了。确切地说，他们不是投入外婆的怀抱，也不是坐在她的膝上，而是进入了她的生活。

他们将和外婆在这里一直生活下去，生活在这个破落的农场上——自言自语之后，黛西的心跳不禁再次加速，仿佛在

让她明白自己其实是喜欢这件事的。和他们妈妈的妈妈住在一起，她的姓也是提乐曼。家，一个对四个孩子来说有着广阔空间的家。无论是在这个破旧的农场房子的内外，还是在外婆的心里，都给予了孩子们巨大的自由空间。黛西看到了外婆如何仔细地倾听美贝斯唱歌，如何跟詹姆斯交谈，以及如何对萨米的一言一行都报以微笑——这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空间。在这个漫长的夏天，黛西学会的课程之一就是如何断定什么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黛西审视着她沾着污迹的灰色球鞋，上面有几处已经被脚趾磨穿，露出黑洞。当她在月影下扭动着脚趾时，其实看不见任何东西在动。这也是她，黛西的家，有着海湾——切萨皮克湾在她的视野之外，如此静谧，只有细浪和潮汐的轻吟——有着性格古怪、变化无常的外婆，还有眼前静静在谷仓等待起航的帆船。

她走入黑暗之中，把双手平放在粗糙的船体上，想象着这艘小船在水面上如何航行，想象风如何吹动帆，流动的浪潮如何推动船，掌舵的手如何控制船的方向。她把前额靠在木头上，感受着船体坚实的曲线。突然，她禁不住打了一个哈欠，这个巨大而彻底的哈欠让她的嘴巴张到极限，横膈膜几乎一直顶到心脏。

黛西对自己笑了。今天，也许是她一生里最令人兴奋的一天，不过她现在能感受到的一切却只剩下倦意。仿佛所有的行路和担忧以及整个夏天的饥饿和希望，都突然向她袭来。她的骨头松软了，脑子也不听使唤，肌肉在持续地发痛——并不是那种受伤的痛，而是阵阵让人满足的酸痛。

黛西又打了一个哈欠。她认为自己最好还是上床睡觉，但是她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愿意去：这种快乐的感觉如风一样吹过她，如水一般托起了她，让她几乎随着漂去。不过夏天已经磨得她困乏了，就如同磨坏了她的运动鞋一样。明天，她将不得不去上学，等到了周末，她就可以让船下水，开始学习怎么驾驶它。漫长的夏天在他们身后伸展，他们已经胜利地熬过去了，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家。

1

从此，他们将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提乐曼家的人可不是这样，黛西想。他们从来都没有一帆风顺过，但她不会因此而沮丧。对的，她不会因此而沮丧——就像妈妈那样。

黛西背靠一棵枝叶繁茂的桑树躺着，睁开眼睛向上望去。桑树宽阔的叶冠在她躺的地方散下一片阴凉。粗厚的树根自她身下蔓延开去，正好形成了一个可以倚靠的天然躺椅。置身于正午炽热的空气中，她只穿了条短裤，胳膊和胸前沾染着点点痕迹的红色油漆。谷仓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完全被修缮和重新油漆了一遍，一切看起来都还不错。黛西身上的油漆和汗水正在慢慢变干。此刻她一人独处，四周寂静，只听得到虫鸣声，别无他物，然而她知道其他人都在什么地方。

外婆开着摩托艇带詹姆斯去镇里了：外婆去买日用品，而詹姆斯去图书馆帮黛西找一些关于木船修理和维护的书。美贝斯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正做着老师布置的一大堆额外作业，以便追上其他三年级学生的进度。萨米在老农舍的另一边锄着

休耕的地，准备将菜园扩大一些。外婆说过，因为现在又多了四口人要养活，所以明年开春他们需要种比以往更多的菜。黛西怀疑，外婆从来都不清楚孩子们对农活的感受是怎样的。

没关系，外婆将会更多地了解他们，而他们也会更多地了解外婆。每个人都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黛西想。她知道外婆对她已经惊奇不已了——惊奇于黛西的反应——就在她一直朝思暮想的帆船从外婆的码头驶入浅水的时候。就连詹姆斯对她的镇定也很吃惊，可能是因为他曾看到过黛西拉着帆船在沼泽地上走过整整四分之一英里路时的面部表情，看到过她是如何费力地拉紧和检查他们固定在锯木架腿上的车轮以确保它们不会脱落，并且看到了这件事对她来说是多么重要。

然而船已经闲置多年了。黛西看着水涌入干裂的木板的缝隙，她注视着——他们都站在那儿注视着，看着小船慢慢充满了水，安静地沉到切萨皮克湾的沙底上。

“我应该记得的。”外婆说，“我其实是知道的，只要我之前记得这事。”

“这样你没法儿用它航行的。”萨米声明道。

船舷的上缘还露在水面上，黛西凝视着它外表斑驳的油漆。这艘船是她的幸运符，她的吉祥物，她的金罐子。这是她为领着兄弟姐妹们到达目的地而给自己设立的奖励。好吧，她自言自语道，想着自己还能做什么。他们必须先把水从船舱里舀出，然后把船从水里拉出来，最后把船带回谷仓去。她叫詹姆斯去找舀水的工具。他们得把支船架滑回水里，这很可能要靠四个孩子的合力。

“你不休息一会儿吗？”外婆说。黛西摇了摇头，她已经习

惯外婆问问题不带问号的方式了。“你最好让它在那里待上一两天，”外婆建议道，“让木头吸足水再膨胀起来。我记得这样的事发生过一次。我刚才忘记了，对不起，孩子。”

黛西没有回答，只是呆呆地看着站在码头上的外婆，看着风把她灰色的鬈发吹乱拂到脸上。

“只要黛西最后知道该怎么做，她是不会介意的。”美贝斯告诉外婆。

“是这样的吗？”外婆问黛西。

“也许吧。”黛西说。

“没事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外婆问。

“我不知道，我会做其他的事情吧。”黛西说。

“这话讲不通。”詹姆斯指出，“这不符合逻辑。”

外婆环顾四周，看着他们。

“外婆，这艘船是哪个舅舅造的？”黛西问。但是外婆已经转身走向了房子，没有回答她。

黛西记住了那一幕，提醒自己他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船弄回到谷仓后，她不得不开始刮掉旧的那一层油漆。外婆和詹姆斯很快就会回来，全家将一起吃午饭，接着黛西想到镇里找一份工作。在最初三天漫长的学校生活中，她一直在思考自己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学校里的事没什么好想的，对她而言，上学就是浪费人的时间。除了回答老师的问题，黛西还没跟学校里的其他任何人说过话。但她并不在乎，因为她有更重要的东西得考虑，那就是找一份工作，挣一些钱。提乐曼家总是需要更多的钱，因为他们有这么多人要糊口。黛西知道外婆一直为此很担心。黛西也很担心。或者说，她这一生都为此忧心忡忡。

忡——虽然她才十三岁，但已经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了。自从妈妈失踪以后，他们一路旅行来到这里。整个夏季，找食物都是她最头疼的问题。另一方面，她还有其他要操心的：詹姆斯脑子里在想什么？为什么他总是我行我素？美贝斯真的是外人所说的智障，还是仅仅因为胆子小而行动拖拉？还有萨米，为什么他总是怒气冲冲地去打架，而不在乎对手会多么严重地伤害他？……以及，她该放弃多少东西，才能让兄弟姐妹拥有一个家？或者她是否把他们逼得太紧？他们走了多少英里路？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所有这些忧虑来了又去。唯独对食物的恐慌贯穿了整个夏天，而且有可能一直让她烦恼下去。

现在仍然还有其他一些事要操心，不过倒没什么迫在眉睫的。詹姆斯说现在他们和外婆住在一起了，一切都会好的。詹姆斯是个聪明的孩子，但是他把一切都想得太好，以至于看不清……

看不清什么？黛西问自己。她挺起身，背靠树想着。

看不清的大麻烦总是有着不起眼的开始，比如小麻烦。

黛西听到房屋后方有声音由远及近传来。因为外婆没有车，也不会开车，她总是坐摩托艇去镇里。房子门前的车道穿过一排松树和两块荒芜的地通到马路上，除了孩子们的自行车外，几乎没有别的车驶过，这里已经长满了荒草。屋后的声音越来越清楚了。

黛西懒洋洋地站起来，准备到后边去帮助搬运日用品。当她绕到屋后的时候，萨米正用脏兮兮的手臂抱着一大袋东西。他的脸露在袋子上方，还沾着道道泥痕。黛西望向他并咧嘴笑了笑，同时心里提醒自己一定要告诉外婆萨米下周就要过七